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

五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十二

卷之二

卷之三

楊

万里

廷秀

子  
學

卷之三

娘下  
以上  
寒

楚利丙

南

不利

東

比利

大見

卷之三

目吉

彖口

日  
寒

䷹ 坎上艮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彖曰蹇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处蹇之道二日。一曰靜。曰動。濟蹇之道能止。可謂智矣。此處險以靜也。靜而審則動而濟。非終止也。靜而終止。是坐敝舟而不求步者也。動而不審。是暴虎馭河者也。往而得中。此濟險以動也。坤位西南。平夷之地也。求平易而利者。往焉不曰擇乎。艮位東北。坎位正北。皆峻阻之地也。逢峻阻而不利。則止焉。不曰辟乎。天下无大事也。天下有大事。不有大人。往必无功。不曰才乎。有大才。以經天下。无大正以正天下。雖得之。必失之。不曰德乎。蹇之时用。非小難之時。蹇之人。非小才小德之所用。故曰。時用大矣哉。西南卦多坤。象曰。山上有水。蹇君。

子以反身修德。地上有山。險也。山上又有水。險之險也。君子當重  
險之世。非德不免。非德不資。反身修德。以俟之。  
而初六往蹇來譽。宜待也。初逢難之始  
下而无往。不幸而幸也。往而進。則必罹其殃。來而退。則猶保其安。宜  
靜退以待時之平。而口。渡。吝於亂世。不若无吝之安也。然名可得聞。  
身不可得而見也。此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臣蹇  
申屠蹠管年之徒。易

**蹇終无尤也** 初上三四聖人皆不許其往推六二九五无不許其往之辭者當蹇之世六二爲王者之大臣九五履大君之正位君臣復不往以濟難而誰當往乎蹇蹇者多難而非一難也大臣狃天下之多難而捐軀以求濟何尤之有然則以六二之昧躬而不聞齊難非尤乎曰捐軀在志濟難在才六二陰柔矩於才也聖人不木之若嘉其志而恕其才也程子以李固周顥當之得之矣九三以剛陽歸則衆也三与上爲應而上六陰柔不能主三以剛濟此剝奇陳蕃勸嘗武速斷大計而武不從之事也六四往蹇來連象二二孚吉而不反其吝否何如也內巽也

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初六无攸九三无援其不可往固也六四近君而當位又不可往然則蹇

終不可濟乎四居上卦之下當坎險之初以陰柔之資應之往則上入於坎陷之中來則下接於无位之初六往則无才退則无与此其實不可強也不量其无才无与之實而抱虛以進以求濟大難極以益難耳此公果与后孫接連以伐季氏而昭公出訓与江接連以去官寺而唐室乱之事也可輒往乎連者接也實者量其實也

連者接也實者量其實也

九五

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君當天下大難之山而得六二朋來之助宜其濟難无疑也然僅能施其中正之節

唐宣宗下

則高貴妃

公皇泰主而已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

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以陰柔之資居蹇難之極是安能濟蹇哉故往則蹇益甚退則其吉乃大順吉天吉也蓋能一退內則有九三剛陽之助貴則有九五大人君之見是以吉且利也然彖言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而五爻終无濟難之功上六利見大人矣亦无濟難之功何也大人上下之達無如言行不必信果如正已而物正如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皆曰大人豈皆指君上而言哉上六利見大人謂九五也上六有剛陽中正之大人以爲君而九五无剛陽中正之大人以爲佐則是上六利見大人而九三未嘗利見大人也初上三四或以无才或以无援皆不可往則九五所恃以自助者六二之大臣而已而二復陰柔而知於才則非所謂剛陽中正之大人也誰與成濟難之大功乎彖之言善歎九五之无

助也

三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天下有難常

无咎常不及爲過於爲則擾不及爲則渝蹇至解則難散矣如西南之坤安而靜矣害已除而无所往故宜來復而不可以過於爲高帝已定天下而復伐匈奴過於爲也利未以而有攸往故宜夙爲而不可以不及爲高帝幸於周安安於泰而不来復帝三王之法度不及爲也當解之時聖人甚喜之時也如冬閏之父而忽逢春十二天地之疑者散雷雨之靜者攸万物之勾者達大哉解之時乎喜哉解之

時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天地與物爲新故雷雨作君子與民爲新故赦宥罪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六當患難解散之初以柔造處剛位適剛柔之宜得

城礼劍奴却藏宮馬武之謂之事也

象曰无二貞吉得中道也

多難飭散有攸往夙吉九二以陽剛之才佐六五陰柔之主急於有爲之時也

九四田獲三狐得黃矢吉

則宜何先莫急於紀綱而又有急於紀綱莫先於法度而又有先於法度去小人是也霍光上官並受武之託丙彌恭顯新君臣之朝臣是天難之始也故當解之世九二欲其獲狐六三戒其致寇九四欲其解拇五欲其退小人上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然則召天下之難寔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僕妾是也一卦之中聖人五致意焉其防難也不爲不詳矣三孤三陰也一卦四陰而指其三者不指六五君位雖去必來去小人而不直雖行必格夫小人而不中雖其必亂二互者尽矣又能直固以守之則吉矣不然鄭朋得以入望之封倫得以入太宗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吉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寇文誰咎也

六二以陰柔之資陰詐之

極而位于大臣之上是何異於市井賈販之小人一日乘八公卿大夫之路車乘馬以行於大庭乎此竊位僭上之甚者也孰不羞薄而醜之雖自猶吝况不直乎其致寇也必矣致寇者六三也寇至而受其難者不祥六三也趙高倂奉以致勝廣勝廣至而高与秦偕亡趙忠張議擅漢以致董卓早至而二豎与漢俱滅故斯奪之六三誰咎也解之君臣其免盜乎可不大懼也哉

九四解而拇

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以陽剛之賢居位君之位當大臣之任而下比六

三微賤在下之小人則君子之友望望然忘之維解散其小人則君子信其忠正而明至矣故遠子馬比八人者而申叔時遠之郭子儀任吳王僚也去之拇指之微而在下者也小人之象也而汝也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

六五當解之半爲解之君雖以中和柔順之資而有

解散患難之功者維保其解之要而已孰爲解難之要維用九三九四一二大臣陽剛之才以解散小人而已然則天下无多難有一難小人者多難之宗解難不妄術有一術君子者解難之源故洪水非原之難而凶凶過於洪水凶尚非凶之威而一勞烈於凶也

君子維有解吉言刪之吉若維川君子一事而已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六三也。而墉六三之負乘而竊高位者也。射而獲之者上六也。公者大臣之稱。即上六也。六三之悖亂。遇上六。射而獲之。則天下之悖亂。涣然解散而无餘矣。此解之終也。其周公歸自東山之時乎。

䷹ 兮下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一簋

可用享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一簋可用享一簋應有時損

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之爲卦。以澤之深。益山之高。此損下益上之象也。

以乾之七九降而爲六三。以坤之六二升而爲上九。此損剛益柔之義也。然損之道。有損奢以從儉者。有損不善以從善者。有損已以益人者。皆有損已而取人之益者。有損之損者。有不損之損者。其損七。其所以損者一也。一簋可享。損奢以從儉也。太象之微。然

窒欲六四之損。其疾此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九之益六四九二之益六五六三之益上九。此損已以益人也。六五之虛已以從諸爻之益

此損已而取人之益也。初九以己益人而又酌損此損之損也。六三之拂損此不損之損也。故曰其損七。然知損而不知其所以損。則損者偽也。漢文帝千金馬而終之以儉。得其所以損也。晉武焚雞頭表而終之以奢。不得其所以損也。文王曰損有孚。仲尼又曰損而有孚。言損之不可不誠也。故曰。所以損者一。然損

下益上是剥下以厚上也。損剛益柔是消君子而長小人也可乎。曰非是之謂也。損下益上者不于其貨于其德。損剛益柔者不于其道于其政。記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此損下益上之義也。傳曰。政猛則施之以寬。又曰。寬以濟猛。此損剛益柔之義也。聖人之言。豈一端而已哉。然聖人之所謂損。不出於聖人之意。而出於天下之時。聖人何容心焉。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礼。故曰。二簋應

有時。禮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故曰。損剛益柔有时。不然凶歲不祭肺施之。豐年則隘。平國用中典。施之。亂國則弛。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卦形項踵實而腹虛。有一器上覆下承之象。故曰。一簋。

䷹ 宰欲

此所謂損不善以益其善也。觀兌之說。君子得之以饑其分。觀艮之止。君子得之以饑其欲。人之一性。如山之靜。如澤之清。其

忿也。或觸之，其欲也。或誘之，豈其性哉？深戒其觸之之端，遠閑其誘之之際。損之又損，則忿欲銷而一往復矣。

## 初九已事

湍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湍往尚合志也。

此損已以益人，損下以益

上之事也。六四以陰柔而居上，非初九陽剛之賢應而助之，而誰也？然必應之而不有其應之之休，助之而不居其助之之功。損之損之，善之善者也。故事已則速去之，又從而挹損之，則可以无咎而上合。六四之志矣。魯連却秦而辭其封，四師安漢而不居其位。庶幾初九之義矣。若至於宣帝之背負漢室，割宣宗之毛髮西湖，然後去之，則无及矣。況不去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

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此損下益上而有不損之損也。九二以剛陽之賢而佐六五，陰柔之君，此所以益於君也。然以允詒之資而濟剛陽之德，此非所以爲中正也。若復損其剛，則流於不正不中之城矣。故戒之以利貞，戒之以征凶，戒之以中以爲志，皆使之不得損其剛也。不損其剛，斯足以益其君矣。故曰：弗損益之。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

節而安於浮沉，皆損其剛者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

此六三損下益上之事

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聖人尉存六三以贍中

之益之辟也。天下之理，脩與長聚，門損與益同根。六三本東，三之陽也。与初九九二三陽同行者也。而六三獨損而爲陰。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也。聖人則尉存之曰：「爾謂天下有損而不益者乎？」允三爻而六三，是得其交也。六三在下，能損已以益上。九，在上，亦降心以交。六三君臣相得，咸有一德而莫或貳之者。此舜得堯之事也。孝於父母，不得於父母，博於兄弟，不得於兄弟，非二人行則損一人乎？然无鄰於歷山，而棄爲之鄰。无侶於河濱，而棄爲之侶。非一人行則得其交乎？三人同行，其衆可喜也。而見疑於二人，一人獨行，其孤可卑也。而得交於一人，豈推損益无定形哉？親疎衆寡，亦无定与矣。聖人因人之行，而得致一之理。故仲尼繫之曰：「言致一。」

六四損其疾使遄

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此聖人勸六四損已以從疾，必醫。過必歸。六四之有疾，不醫之以初九之師，何能損乎？然改過去疾而不速，猶在杏上，與惄之域也。速改則可喜，而无咎矣。然則六四何爲而有疾也？六四以陰柔之資，居下卦之上，宅近君之位，富貴誘於前，忿欲動於中。此其膏肓也。不有初九剛方之師友，其孰從而疾而微分，願執子聽聞，復女寬之諷諫，以自警而不誤鄉校。可謂能損其疾，而無咎矣。究之哉？子產容，国人之議，已以自警而不誤鄉校。可謂能損其疾，而無咎矣。

損其疾而空欲然同小可喜者亦之爲次之辟也尤疾止也有疾而損之次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

龜曳克遯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此聖人贊六五之損  
已從人有損中之益

謂正觀當益其昌大也。或益之者，或之爲言，非一人所堪。人益之，十人朋而從之，龜鑿亦皆從而弗違。人謀鬼謀，此其所以爲大吉而自天祐之上。此大舜舍戶從人之盛德也。上九弗損益之无咎。

此聖人贊上  
九不損之損

艮之極則必止之以不損當節損之則下皆損已以益其  
不損其下以益其下宜其无咎宜其正吉宜其利有攸往  
无家无往而不得志也故曰大得志也大雨非食而天下  
王卑服而天下无凍老漢文集畫囊罷露臺而天下有煙  
寔皆損之上九也得臣謂得天下臣民之心无家謂无自  
震下巽上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辛

金下民說

无疆自上下其道大先利有攸往中正有孚利涉大

麥利涉大

益之爲道以損人者施諸已則約而豐以利施者則文而榮

約而豐以

豈且聚乎以卑人者施諸己則卑而不可踰以尊己者施諸人則謙而尊其道大光不曰不可踰而尊乎得此道者是惟无動動罔不利

則謙

下有事則涉險如夷。余難何向而不濟。故曰利步大川。事必行而難必濟。夫豈吾一人獨能之乎。其行也或先之其濟也或左右之。向也

事必行而難

示人至矣。猶曰未也。又曰何以動而遇不利乎？卑巽以動故也。僕以動者動必阻異、以軌者動必進。故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若推人

以此而  
謂故也

昔天地以自然爲體而萬物生焉。天以攢上而盈下。自上而下下。而況於人乎。故夫盈人之道。非人爲也。上天時。借行而已矣。惟聖人以已益人。惟聖人以天益己。大哉盈乎。乾之四在土。

人且撲上而  
也。与天時偕

乾之初九在上乃孫坤之初六於已上而已下之此卦之自上一下也震能動巽能堅故爲益動而巽初九爲天施六四爲地生中謂九

自上而下

五正謂六二。小首謂震巽。皆木施牛頭明天地生木。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迁有

過則改

**過則改** 風土雷相資而相益，程子言之尽矣。君子脩之以風之長，乃物而長已。故凡善則往以雷之威，万物而誠一心。改有過則改，風以長之，則益一善而爲万善。雷以威之，則損不善以益至善。然則君子損己以益人，未至也；損己以益己，斯至矣。顏子服膺於三善，見善而迁者也。有不善必知，知不善必不行。有过而改者也。改過故克己，外事故復初，爲仁一大哉，益乎！**初九利用**

參天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勿用事也。大才不可以任，益天下之大事，不有益天下之大德，不可御。

天下之

之大才。初九以陽剛之才爲震動之主。得六四近臣之嫌。是故位一  
輔之最下。而利於作益天下之大事。然聖人喜其小而憂其心。何也。  
大事者非常之事也。如唐虞之禪湯武之革。伊霍之廢立。豈如之  
攝攝是也。右利用爲大作之才。而无至善之德。且挾專權自厚之心。是  
於天下国家能吉而无咎乎。元者。吉之長也。夫惟有大德之人。爲衆  
善之長。且有不自厚其事之心。斯可以作天下之大事。內天下之大  
利。爲天下之大益。吉而无咎矣。不然。子之即戎舜吳鼎。即湯節相溫  
卿伊霍。王莽即周公。皆隕平。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孚

用享于帝上。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益之。十朋之徒，弗克違此損之。六五之爻辭也。而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士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貞弗克違永貞吉士周公召饗平

外敵來乎。六二益之用孚。

事无咎有孚惠心行告公用圭象曰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柔躰也然居下之上處剛之位據動之極見有可以益天下之事則決然自我不

而益之果於益而忘其專者惟危難不得已而用之則

也。故聖人戒之不一而足。曰：凶事无咎。則无咎。非危難則有咎矣。若禳宜之。則无往不勝。

賈用之平則專紀信之重  
有愛君益國之誠則可不疑

宋王車用之治山則僭足也。自古有掌者惟  
無則行許以益亂矣。若王莽之居攝而元

周公之志是也。中行者常以躋々姦矣。若王翦之疾，無所以生。告七子歟。

君果於爲益無不爲過甚則可卒然則吾  
抑而卒之方謂是也。曰告公者盡力可  
謂曰當不文車下皆青令良是也。曰用

主考者齋却甫聘无不用主考

論曰：凡不車，事一言於廟公是也。動必以祿也。不然，非祿所動，雖益而不許。

若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天王狩于河陽是也聖人之五戒可不擧乎  
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則又寔其四而嚴其一矣若曰惟凶事則固  
有是率不然則不然則有可以益天下之事君子皆坐視而不爲乎  
曰益之而益則奚而不可爲益之而損則奚而可爲故陳賈之益漢  
訓注之盈唐弼

益也不如其已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

公從以益志也

六四以柔居柔又巽之下以順居卑必進之於中乃可有行也然柔順之極者懦不能以自行乃可立焉力不能以自任必得其与国以相依乃可任焉故周任依

晉鄭邢迂农齊許迂依楚皆弱故也若盤庚之任毫高祖之任長安光武之任洛何依人之有以益志者六四非无益人之志才不足耳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

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九五以剛陽之才中正之德居益之時爲益之君惠萌於心天

下不問而蒙其益之吉益被於人天下信之而懷其德之惠九五何道而臻此哉有至誠益人之心故也有孚惠心上之誠也有孚惠我德下之信也上下父子而九五之志得矣二帝三王至矣以仁率天下而民從之成康之景其庶乎損之六五言益而不言損貞之至也

益之九五言惠而不言益益之盛也程子云陽寔在中

中有孚之蒙王輔嗣云益莫大於信惠莫大於心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僻也或擊之自外

來也

以善益己已益而人不損以利益己人損而已不益上九居益之極位益之亢而刚以上人此非以善益己也利而已利之所存可均而不可偏上九不均之以益人而偏之以益己而爭之者至矣故人皆莫肯益之豈惟莫肯益之有擊而奪之者矣推其立心之偏利而不知均利之常理此其所

以凶自外來也中不偏外敢來乎鹿臺郿鳩是已

赤榮虎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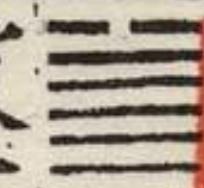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之十二

吳昌碩印  
宋朝唐印

盧

陵

董廷秀



乾下兌上

夬揚于主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主庭。

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以五陽而決去一陰。以五君子而決去一小人。此舜與十六相去四以周公與十夫去三監之時也。宜其甚易而無難矣。而聖人於此有懼心焉。謂勿專倚乾之健以濟以兌之說。然後小人可以決去而天下國家可以和平而无傷也。古者孰有不存小人而傷君子不以去小人而傷國哉。漢之去官宦以孝紹而通云亦以絕唐之去宦官以崔昌退而唐亡。亦以昌退去小人可易言哉。故以其有乘五剛之大罪。我是以声其罪而揚之於王庭。以直有不可忽上危機。我是以信其令而警之以惕厲。以其有不可恃之剛健。和而决也。聖人之去小人。豈一端而足。

戰告自邑猶言吉我家也。言徧告五陽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卑則鍾而聚。高則散而決。澤上於天高矣。安得而不決。君子觀其決而知物之象。故不專利於上。而必施之。以及下。觀其高而必消之象。故不敢居其聖而必戒之。以爲忌。忌如道家所忌之忌。

初九

之卦。趾之上象也。而決然行乎四陽之下。則上象也。而決然行乎四陽之先。前趾之象也。倚一陽之壯。而不待四陽之長。銳於行而躁於往。欲以孤力而決去小人。一小人雖微矣。其易勝乎。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况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往互辭之。曰。不勝而往。宜其咎也。此陽氣之始。起眉宋義排項羽。所以皆爲所先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

恤。得中道也。

九二以剛陽之才。當夬決之時。得大臣之正。遇同德敵。諄然若警。又振有備。如此。雖有兵戎之驟至。亦勿憂。臨矣。此從仁。

傑從容存唐之事也不然尼仁傑之志而竊仁傑之跡則爲張爾孔光胡廣趙戒薄養時賊矣莫夜向絕

九三壯子

頤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壯于頤

王輔嗣謂上六是也頤者頤之骨也牴

內爲上六一小人之助此小人之謀而君子之家寇也雖然不可疾而可曉也聖人曉之曰來汝九三取凶在汝取无咎亦在汝汝君子徒也舍君子從小人凶之道也伏然舍小人從君子无咎之道也壯于頤是從小人也獨行偶雨是從小人也君子夬夬是從君子也若濡有愠是從君子也居下而壯乎上處陽而應乎陰非壯于頤之道也壯和同若陰陽之和而雨焉非獨行偶雨之志應一陰而任已以獨行不惟應之又與之附邪天下其孰能說之此其所以凶也汝曷不決而又決以絕上六之交汝曷不決而又決以協羣陽之志夬夬者決而又決也若濡者若上六之濡已而汙已也有愠者以上六爲羞惡而溫見也去汙以自潔舍故以自新天下孰不与之此其所以无咎也段紀明助闇尹而害忠烈壯子頤而獨行偶雨者也溫太真舍王處而歸朝廷君子夬夬而君需有愠者也爲九三者其小謹所擇以從聖人之曉已哉九三与九四比皆有君子小人兩從之嫌而九二獨无咎者九四聞言不信而九三君子夬夬中正也九三以陽居陽九四以陽居陰也

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兌爲羊九四兌之初也蹇下躬九四兌之下也羊者夬決去一陰今乃不然九則陽之質四則陰之位以陽處陰以剛居柔於是百鍊爲繞指夬決爲不斷矣欲止而不進三陽必之於後而見傷是以有蹇无蹇之象欲進而不止則不當剛決之位而弗果是以有其行次且之象欲從九五之牽于前而有行則不能忍很戾之性而必牽是以有不信悔亡之言之象劉玄之既從朝廷復朝延飭從靈寶復背靈寶從順順者不納從逆逆者疑之既不得爲君子又不得爲小人哀哉以陽處陰九二九四同

九五覲陸夬夬中行

夬之惄九五爲夬小人之主合眾陽君子之助以決上六一陰之衰而反觀陸之草不帝也而何至頤吾君夬夬之極力哉既決之極力之減何也易中行難夬中有牽故也一陰易去而去之何難哉

決而決之奚幸。曰：「惟小人易近而難遠，非難遠也，近之則難遠也。」則龍寵則尊，尊則僣僛；則強強則難遠，李輔國者其初一家也。而其

魄号尚父，貫盈罪大而代宗不敢顯戮之，至遣盜以竊其首焉。殺之而不明正邦刑，亦可羞矣。是足爲光大乎？九五其初近，上六而其終

不得不去。上六上六，持寵而上其君矣。可得而去乎？九五忍恥而以

中道去之，幸於无咎，變而已矣。何光

大之有程子云：「覓陸馬齒也。故至脆

其泣矣。」何嗟及矣！其夬之上六乎？李斯

父子、潘岳、友朋、臨刑之時，正如此尔。

巽下

乾上

姤

女壯勿用

取女

彖曰

姤遇也

柔遇剛也

勿用

取女不可與長也

天地相遇

品物咸章也

剛遇中正天

下夫行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陰陽之相

爲消長

如循環然

剥

爲弔

爲復

不旋踵

而一陰生

當一陽

之生

而一陽

生

而一陰

生

而一陽

生

蹣跚而蹣跚也。惟於其方弱之時繫之于大車之金柅。繫之則有牽止而不得逞。繫之于枯木固也。繫之于金柅固也。如是則一陰繫何物也。羸家也。先言金柅而後羸家。不先得其繫之之地。則逸其繫之之物矣。

###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

仲尼於彖辭發明遇之時義甚大。今觀之九二以後則見

其時義之大矣。九二君民之相遇。得其時義者也。九三、九四君民之不相遇。不得其時義者也。九五君臣之相遇。得其時義者也。上九君子臣之不相遇。後其時義者也。大哉遇之時義乎。入之与物相遇。欲速相偶而不速。則失時。相有不欲速。相有而欲速。則失義。魚者衆漁之所利也。衆漁求魚。一漁先得魚者。遇之之蚤也。喜於遇之之蚤。而急於得而有之。則魚不可得而有矣。何也。取之必有其器也。大則網纖。則苟然。後有以包而率之。不然。急於取而徒手以往。則亡具甚矣。魚豈爲我有乎。故必有以包之。斯得而有之。包者緩。辭有者堅。辭取之緩。則有之堅矣。後雖有它人善漁者至。利亦不彼及矣。何也。吾遇之之時蚤而取之。之義緩也。賓者。它人之謂也。高祖先得關中。遇之之蚤也。漢先得之楚。後至而奪之。不惟奪之。反王我於蜀。我徐起而定三秦。天下卒爲漢。而不爲楚。此包有魚而利終不及賓者也。又何殃咎之有。初六陰而在下。民之象也。魚亦陰類。古者以魚比民。九二以剛陽中正之德。居下卦君主之位。而首与初六遇。此遇魚之最蚤者也。其德足以包有之。而无咎。九三、九四二賓。其至已晚矣。安得利以及之乎。

### 九三晉无虧其行次且

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一卦五陽而一陰。五陽必爭。赴於一陰。一水衆

魚而一魚。衆漁必爭。取於一魚。初六之一魚。此九二、九三、九四之爭取者也。九二最近初六。最先遇初六。則初六之魚已爲九二所得矣。九三居九二之後。而必爭。爭則必傷。傷則欲進而不敢進。自危而不力爭。能不進而自危。雖不得魚。亦无後災。故无大咎。行未牽者。猶幸其不牽於魚而必進也。孔明說。先主謂中原已爲操所得。而東已爲吳所得。吴不可圖。而可以爲援。此次且而无大咎也。三居二後。故曰晉。争魚而傷。故曰无虧。夬之九四与姤之九三。辟同而九三无大咎者。九四以陽处陰。故柔而不决。遂坐次目之累。九三以陽处陽。故止而不行。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乃得次且之方。九四非无陽。陽之德以包納。初六然有包而无魚者。四与初遠。而与初宜相應者也。宜應而不應。三失故也。无德以得民位。以臨民而又遠民。宜吾民之歸。九二而去我也。君而无民。无民而牽事。安得不

凶起者卒事之謂子于子比自晉歸取鉏而見殺而葬公棄疾乃得楚二子遠而葬近二子庸而棄疾賢哉也

九五以杞

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

志不舍命也

此九五九二之君當剛滿中正之盛也九五以剛明

棄之高而俯包小寶之美九二以剛正之德亦奉君命而不舍以上承九五中正之君如命從天降而決起盍歸之志君臣相遇之盛如此一小人雖非何足慮也堯下康舜之側微以朴包武之象舜禹上堯爲天人之合有隕自天之象何憂驩遊何畏孔王固其理也

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之吝而不遇者時之後道

之窮也非上九之吝也何也上九以剛陽君子之德而自處於高亢不屈之地是將何所遇哉以我之高遇彼之觸而已遇其觸也天下之情順則合乖則離遇其觸矣何遇之與哉其爲悔吝宜矣雖然上九何各過之有吾道之窮而已安之可也既曰无咎聖人慰之之辭也又曰上窮聖人歎之之辭也仲尼之道大天下莫能容是也孟子不行焉廢廟陵陂亦然而況賈誼申躋馬銜之徒欤大壯九三之羸其角晉上九之晉其角角在我止姤上九之姤其角在彼而我遇之也

坤下兌上萃亨主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

有攸往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者

生聚全盛之極也天地聚而陰陽和万物聚而食貨充君臣聚而大直行万民聚而天下熙熙此豈一人一日所致哉聖人於其時也前必揆其所終後必稽其所終不揆所從其散孰聚不稽所終其聚復散昔者天下之散也何從而聚也刑錯不忒之治生於反商政之日煙火万里之富生於除秦網之時是可忘哉王假有廟用大牲吉所以報萃之所從而不敢有也今者天下之聚也誰得而散也亦廟之禍生於平吳之功天宝之乱生於開元之治是司懼哉利見大人者必求大人之助臣已以見之利占者必守以正之首无逸以終之所以持萃之所終而不敢持也順坤中說兌中剛中而應九五与六二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

以除戎器戒不虞

息者消之初盈者虛之始聚者散之原澤水之聚也澤上於地聚之聚也物有聚而不散

者乎君予所宜坊也坊澤之聚者以坊坊治之聚者以滿除戎器戒不虞言有備也此亦治之坊也

初六有孚

不終乃亂。乃萃若號。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亂乃萃其志亂也。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其萃于初六乎。初六。與九四正應也。而九四君子之剛陽者也。初六。

乃萃其志亂也。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其卦之初六乎？初六與六二、六三同類也。而二三陰柔之小人也。始欲從九四，則遠於君子而隔於二三，欲不從二三，則附於小人而私於同類，欲從君子者，其始有孚也。復欲從小人者，有孚而不終也。聖人曉之曰：尔何擾擾焉志之乱，而妄欲与小人羣聚乎？九四雖遠，尔曷不號鳴以求應乎？爾與九四雖不終，然九四察尔初心之孚，固將舍舊而開新。与尔一笑而釋然相聚矣。尔何恤於自新而不往乎？其无咎決矣。此聖人開初六，自新之塗也。不開人以自新之塗，是驅天下之人而背爲小人也。魏晉初欲從之，亦有之亂。既而乃歸宿宣子，召伯盈初已從王子朝之僭既而乃從劉文公君子之與之，是聖人開卒之初六之義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君曰之聚會如於林，緣於林，則求君也。然君之求曰甚於臣之。求君觀湯於伊尹先主之於孔明，則見矣。然則何道以求之？星辰非能自高也，引而高之者天也；賢臣非能自進也，引而進之者君也。

六二之進非九五引之而誰也故曰引吉无咎此相求於初之道也及相得相信之後則如骨肉如一血脉皆復事於外飾哉故馬唐之對文帝張玄素之對太宗初以爲廷辱卒尽其說馬援謂光武勝略邊幅魏徵告太宗不事丹跡皆心孚而文薄者也論者祭之薄而无文者也故以喻焉此相信於終之道也然六二德則中正而才則陰柔比自非陽剛如伊尹勸能五去桀哉如九五之引六二幸不及其中未变爻之時而引之則得之矣不然如丁公之事魏雖引之何吉无咎是有一六二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其誰納我故進而求聚於九四之君子則四非其類而不答退而求聚於六二之大臣則二非其應而不与卒聚之不六合則戒嗟而无帰又何所利哉聖人憐之曰尔盍往從上六巽順之正應乎庶乎无咎然終不免於悔吝也此固執出走而諸侯不納之時也允之上六反則爲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九四以剛巽

退君之位下与民爲聚則已得二陰之衆上与君子爲聚則已偏九五  
之君此如陳氏之得齊氏司馬氏之得魏氏也故聖人戒之曰九四  
勿也子順謙退如未居其位之時有不敢當其位之意則大吉而尤咎  
矣四辛而居陰柔之位故也不然卦凶于而國則害于而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

**光也**

九五以剛陽小正之德當萃聚之時爲萃聚之主豈不成盛哉然卦辭有利自之戒彖辭有聚以正之戒爻辭又有元求自悔亡之戒非萃聚之難也求其萃聚之難也非求其萃聚之難也求其萃聚之難也當天下之已孚而惕然憚匪孚之憂當志意之光大而歉然有未光之志可謂元永矣宜其久安長治有聚无散而悔吝銷亡也此伯益克難之戒周公无逸之規也元者善之長

**淵未安上也**

聚不極則散不生治不極則亂不萌上六以陰柔之之所由刃元和之季宮室之所山侈也故聖人戒之曰臨至樂以至夏之心如已安以未安之慮庶乎无禍咎矣齋咨涕洟憂之至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

**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象曰柔以時**

以進道又曰升之道必由大人故升於立由王公

**升巽志行也**

有往之升有德之升升仕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進道又曰升之道必由大人故升於立由王公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揲梁拱把之積也聖

**己耳而巽端者曰一超直入欺哉**

初六柔而旁散在一卦之最下木之根也九二九

**大吉上合志也**

三剛而上進在初六之上木之幹也然初六在下而曰允升入吉者木与十相信而相得則木之升也以鎔士与王相信而相得則士之升也必達故曰上合志也然則初六与誰合志哉

**非六四而誰哉初六与六四正應也而初六木之始生也六四土之**

最下而生夫木者也六四爲文王岐山之事則初六其呂后謂陛下

**事也皆允信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柔而中正之孚也君德升於聖天下升於治之時也然六五柔順謙退之君方歉然若有所未遑也爲之臣者不濟以陽剛之才可乎惟

之世羣賢升於仁君德升於聖天下升於治之時也然六五柔順謙退之君方歉然若有所未遑也爲之臣者不濟以陽剛之才可乎惟虛文臣有所當爲則遂事而不爲專一有所重廢則衡命而不爲悖

皆用禴之義也。用禴已見萃之六二。文王之在岐山內文明而外柔順，召之而至，囚之而聽。非閼散陽剛之臣盡力於外，吁其危哉？故曰：「勿于」而「立」，武王之志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其升之九二乎？如山而後无咎，而有喜也。

九三升虚邑象

**升**虚邑无所疑也。九二木之生而出地者也。其長也。孰御之。九三以阳居阴。往而近岐山之王。其升也。亦孰御之。如升无人之境。爾故曰升虚邑。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又何疑焉。其齊齊多士。文王以宁之時乎。

上吉无咎象曰王用享于岐山順事也以上聖之德处之天下方歸往以爲王文王乃柔順以事商又王辟之愈力天下歸之愈堅此其所以享于岐山之一隅而有天下三分之二也古孰大焉又何咎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升之时乱升矣而爲治君升而爲王天子而爲天子則六五其武

王也其朝當之又王既當之四則安五則武  
王乎子全柔順也故爲六四武王變人伐也何亦爲六五之陰柔乎六  
柔也五剛也中正也觀兵而退猶暇五年故詩人頌之曰導養時晦  
非以柔晦剛乎夫惟尺天下之貞固從文王之容德不得已而後變  
伐也故自君而升爲王如歷階而升也宜其吉而大得志坎垂拱而  
天下安是吾志也拯民於水火之中是吾志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

志哉。上六宜升利于未息之貞。象曰：宜升在上消不富也。易變也。變則通。七六以陰邪之小人乘一卦之上，居升進之極，猶宜然。冒昧求升而不已，宜其消亡而不富也。若進德之君子，變而通之，反而用之，移小人貪得不息之邪心，爲吾求道不息之正心，何不利之有？大哉易之道乎！豈一端而已乎？故訟之終凶，用之自訟，則吉。躋之說，適用之詭，躋則凶。乾之初九，有勿用之戒，而仲尼亟聘以愛日咸之上，六有滕口之規，而孟子好辯以明道。晉之初，未可以速進，故貴於摧如之退，然顏子最少而進未上，益之上不可以過益，故忌於或擊之傷。然夫舜已老而謙得益，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夫陰邪而在上，在上而宜升終消亡而不富，非紂其孰當之。





